憲章錄

憲章録卷第十五

永樂元年癸未

成祖文皇帝永樂元年春正月巳卯朔　勅諭内外文武羣臣曰上天之德好生爲大人君法天愛人爲本我　皇考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爲天下主政教修明近古鮮比朕纘承大統思承付託之重爾文武羣臣共遵成憲悉力一志敬之愼之　羣臣上表請立皇太子不允　諭兵部曰從朕平内難軍士巳論功陞賞乎九門者可再陞一級功小不在陞例者亦量陞之於是劉江萬得王福胡通海等五十餘人陞

職有差　陞副都御史陳瑛爲左都御史史仲成爲
石僉都御史　命汝南王有勳居雲南大理有勳周
王橚第二子建文中嘗告其父不軌至是弗容於父
遂有是命　復周王橚齊王榑代王桂岷王楩舊封
以北平爲北京　禮部尚書李至剛奏月當食不
食請率百官賀　上曰王者能脩德行政任賢去邪
然後日月當食不食適以陰雨不見豈果不食邪勿
賀　設普安安撫司以土酋慈長爲安撫　賜以印
章置流官吏目一員隸四川布政司　二月　設北
京留守行都督府行部國子監改北平府爲順天府

華北平布按二司及都司等衙門　以掌北平布政
郭資掌保定府雒僉俱爲行部尚書平安爲行都督
僉事　嚴謐告法　朝鮮國王李芳遠遣使臣言洪
武中賜金印龜紐建文時更之請復舊制命如舊賜
之　命監察御史分詣各布政司巡視諭之曰朕居
深宮在下之情不能周知爾等爲朝廷耳目其用心
咨訪悉行具奏利有當興弊有當革亦悉以聞　改
寧王府於南昌　遣使齎書諭韃靼可汗鬼力赤曰
今天下大定薄海內外罔不朝貢可汗亦能來王使
邊隣萬里偃兵息民豈不共享太平之福哉　武定

侯郭瑛卒　禮部言科舉舊制應子午卯酉年鄉試去年兵革倉卒有未及舉行者請以今年秋八月皆補試制曰可　上慮獄囚有淹滯冤抑命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引奏仍依洪武中例會官於承天門覆審施行　命郡王高煦率兵往開平操備　三月　文武百官復上表請立　皇太子　勅曰欲正元良宜預成其學問姑緩之　遼東都指揮同知沈永有罪伏誅先是虜寇侵遼東三萬衛永不能追襲又匿不以聞　上以其欺蔽誅之令兵部榜諭天下都司軍衛凡有賊寇不即奏聞者鎮守官以下罪與永同

改北平行都司爲大寧都司隸後軍都督府徙於保定　禮部言洪武間京官文武四品以上命婦朔望朝中宮　上命免之但遇節來朝　河南裕州言地廣民稀請於山西澤潞等州縣無田之家分丁耕種上命戶部行之　鎮守貴州鎮遠侯顧成言金筑安撫司等處每有征討輒率官軍土軍兼進有功均賞宜令一槩操練　上曰土軍皆夷人樂散逸而憚拘束若與官軍同役或情有不堪馭夷之道當斟酌行之　有司言殷太師比干墓及祠圮壞請發民修治從之　潞陽中屯衛軍士唐順言衛河之源出衛輝

府輝縣西北八里太行蘇門山下其流自縣治北經衛輝城下入大名府濬縣界迤邐抵直沽入海南距黃河陸路五十餘里若開衛河距黃河百步置倉廒受南方所運糧餉轉致衛河交運公私兩便　上曰此策亦是命廷臣詳議如議可行亦俟民力稍甦行之　按邇年漕運因黃河衝决不常艱於修治海運之說前大學士丘濬甚詳亦思患預防之慮也唐順此策誠經國者所當留意矣　南陽鄧州官牛疫死者多有司嚴責民償民貧至有鬻男女以償者事聞上大怒曰廐焚孔子問傷人不問馬今以人易牛何

其不仁哉況畜牛本以爲民今反毒民命悉免償所
賣男女官贖還之仍命法司治擅賣民償之罪　夏
四月　安南權理國事胡奆遣使奉表文及方物賀
即位　禮部言遠夷恍惚難信宜遣使廉察從之
諭中外文武羣臣曰帝王圖治必審於用人或取諸
亡國或舉於讐怨惟其賢而已若唐太宗用王珪魏
徵房玄齡杜如晦李靖尉遲敬德宋太祖用范質王
溥石守信王審琦韓相與協心比力共建功業載在
信史垂譽後世可鑒也朕涖阼以來思惟文武羣臣
皆皇考舊人推誠用之纖悉無間又何嫌疑之有哉

其各盡乃心共乃職朕言不再其深體之　命戶部
尚書夏原吉往浙江諸郡治水時嘉興蘇松諸郡頻
歲水患屢勅有司督治訖無成績故有是命　戊午
太白出昴北遺書諭高煦曰仰觀天象當知所警占
書云金星出昴北北軍勝出昴南南軍勝今欽天監
奏金星出昴北而我軍在南宜益加慎不可忽畧
右副都御史黃信以泄漏獄事誅先是李至剛妻父
有犯都察院逮問當處以重刑至剛乞免於　上上
曰法司鞫獄情之輕重外人何以知之對曰此黃信
與臣言上命錦衣衛鞫之有實狀特命誅之　楚世

子孟烷奏欲遣人於河南境内買人口賜勅諭曰肯
秦愍王遣人於湘江買人口太祖聞之怒秦府官屬
及郡縣承行者皆被罪且河南汝伯父周王封地汝
所遣人入境或有縱恣將斥爲爾過可不慮乎其已
之　以鈔法不通下令禁金銀交易　設溧水縣廣
通鎮閘壩置壩官一員　上以代王桂岷王楩所爲
不法命吏部悉降其王府官職　巡按福建御史周
新言朝廷設立軍民諸司彼此頡頏兩非統屬今福
建都司所轄各衛官每與府官爭較相見禮節及各
衛千戶所遇有公務不申本衛徑令有司理辦有乖

治體請自今府官以公事至衛者行正道平體相見道路相見分別而行遇聖節正旦令各衛官悉於府治行禮其千戶所遇有文移不許徑移文府縣亦不許凌辱有司官吏又開讀詔書乃各布政司職掌既已差人於府開讀衛所官同行禮而都司又差人下衛所開讀科斂軍士筵宴餽送請自今開讀詔書除附近府衛所一同行禮外其邊海衛所亦從布政司抄謄差人開讀為便上悉從之命禮部行諸司遵守

五月　勅戶部曰朝廷設官分職本以治民治民之道在乎安養之而已故即位之初一遵皇考成憲

首命爾等凡荒蕪田土無人佃種者即令所司覈實
蠲租爾等不體朕心因循玩愒有司拘於歲額一槩
徵收下情鬱而不達上德遏而不宣此豈人臣爲君
爲民之心其速下各布政司府州縣但有荒閑田地
無人開墾者即於常歲租額內刪除之　進封駙馬
都尉袁容李讓侯爵　文武百官進　太祖高皇帝
及孝慈高皇后尊謚　諭天下諸司事干王府者遵
祖訓啓知之有司合行事務不許一槩啓請若王府
事有相關即遣人馳奏不待報而擅承行者論以重
罪　六月　上以久雨謂戶部侍郎古朴曰蘇松嘉

湖四郡水必泛溢宜速遣人視之遂命侍郎李文郁往佐夏原吉相度水田量免今年租稅　解縉等上表進　高皇帝實錄　秋七月　上諭解縉等曰天下古今事物散載諸書不易檢閱朕欲悉采各書所載事物名數類聚而統之以韻庶便考索嘗觀韻府等書采摘不廣爾等將自有書契以來凡經史子集百家天文地志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備輯為一書毋厭浩繁　八月　初　上以蘇松水患爲憂遣僉都御史俞士吉齎水利集賜夏原吉使講究拯治之法至是原吉上奏臣與共事官屬及諸曉水利者

參考輿論得其梗槩蓋浙西諸郡蘇州松江最居下流嘉湖常三郡土田下者少高者多環以太湖綿亘五百餘里納杭湖宣歙諸州之水散注澱山等湖以入三泖頃爲浦港堙塞匯流漲溢拯治之法要在濬滌吳淞諸浦港泄其壅遏以入于海按吳淞江舊袤二百餘里廣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大海前代屢疏導之然當潮汐之衝沙泥淤積屢濬屢塞不能經久自吳江長橋至下界浦約二十餘里雖云疏通寔多淺窄自下界浦抵上海縣南蹌浦口可百三十餘里沙草壅障已成平陸工費浩大難以施功臣等

相視得嘉定之劉家港即古婁江常熟之白茆港皆係大川水流峻急宜濬吳淞江南北兩岸安亭等浦港以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使直注江海又松江之大盈浦乃通吳淞要衝今下流壅塞難卽疏濬旁有范家浜至黃浦口踰浦口可徑達海宜濬令深濶上接大盈浦以達泖湖之水此卽禹貢三江入海之跡俟旣開通相度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啓閉每歲水涸之時修築圩岸以禦暴流如此則事功有成於民爲便　上從其言命集民丁開濬　設雲南楚雄府楚雄縣儒學先是本府言所屬人民類皆爨夷

不知禮義惟驩人一種有讀書識字者而縣學未設近委官勦集俊秀子弟入學而無師範請立學置官從之　平江伯陳瑄總督海運糧四十九萬餘石赴北京及遼東　九月　高唐州民王政建言治道擢爲刑科給事中　歴城侯盛庸暴卒　上初即位命庸鎮守淮安移鎮山東庸每不自安至是千戶王欽發庸罪狀都御史陳瑛劾庸心懷異圖遂削爵死冬十月　丙午承天門守衛千戶奏先晩工匠出門遺木牌無姓名有寶鈔提舉司字且條列本司官吏不法數事　上諭法司曰投匿名文書告人罪者律

有明禁此盖小人假公法報私忿其速毀之自今有此者悉勿問　上御奉天門命侍臣輯自古以來嘉言善行爲書以授長子　戸部尚書郁新等奏湖廣今年夏税過期數目不足其布政司府州縣官皆當罪之　上曰賦入有經制耕穫有先後地里亦有遠近急則必至於病民其勿問第更定期令照限輸之

兵科給事中言今天下衛所官吏所進軍馬文冊或額數虧盈或姓名互異或不用印信或書名不稱臣或不著年月日若此者殊無誠敬之心皆當治

上曰人之才力不齊而軍馬之數繁或短於計數或

成於追速容有謬誤姑釋勿問其餘畢所失詰之俾更詳具進來　賜貴州鎮遠侯顧成銀幣　上謂侍臣曰漢武帝窮兵黷武以事夷狄全盛之力遂至凋耗當時雖得善馬豈足償萬一之費朕今休息天下惟望時和歲豐百姓安寧至於外夷但思有以備之必不肯自我擾之以罷弊生民近成言今日惟當安養中國慎固邊方此言甚合朕意蓋斯人老成非喜功好勝之流以是特嘉獎之　命靖安侯王忠往北京安插屯田軍民整理屯種　長興侯耿炳文暴卒炳文老將洪武初擒張士誠破北虜有功子璿尚懿

文長公主至是鄭賜陳瑛等劾其僭侈命籍其家炳文自盡　甲戌西洋剌泥國回回哈只馬哈没奇等來朝貢方物因附載胡椒與民互市有司請徵其稅上曰商稅者國家以抑逐末之民豈以爲利今夷人慕義遠來乃侵其利所得幾何而虧辱大體多矣不聽　十一月　定給驛傳例凡五府六部都察院遣人馳驛辦幹公事必同都布按三司委官者水路許乘驛船若都布按察三司自委官并承差人等於各府州縣催辦公事者水路都司所委官乘軍衛快船布按二司所委官及承差人等乘遞運所船陸路都

司委官乘自己官馬驢騾布按二司委官給馬驢騾承差人等悉自備諸番朝貢使至市舶提舉司馳報者給驛　勅諭兀良哈部落曰朕承天眷君臨天下嘗遣使齎詔諭爾爾等聞命即遣人來朝其誠可嘉今仍舊制設泰寧福餘朶顏三衛俾爾等統屬軍民鎮守邊境舊嘗授官者列名以聞咸復之若頭目人等今當授者亦第其名來聞朕即授之俾世居本土安其生業　命工部尚書黃福罷遣濬河民夫初洪武中免直隸應天等府夏秋二稅但擇其丁壯每歲農隙聽供力役及是內河淤塞發其丁壯濬治適時

腹煖胥樂赴工將畢是日早風沍寒　上召福等諭曰民供役久衣食未必盡給今且遽寒其各賜鈔三錠罷遣歸未畢之工令京衛軍士次第成之　初上欲聞民所疾苦命吏部尚書蹇義等凡郡縣官考滿至京選其識達治體者令且於六科辦事俾各言所治郡縣事至是尚未有言者　上諭給事中朱原貞等曰郡邑之間豈都無一事利害可言今在朕左右尚猶默默況遠在千萬里外肯言乎爾等退以朕意申諭之其所治何利當興何弊當去皆勿隱於今不言有他人言之則不能逃罪矣　閏十一月　戊午

安南遣使隨行人楊渤等入朝進其陪臣耆老奏章請封胡𡗶爲安南國王從之　通政使趙彝等引奏山東男子獻陣圖者　上曰自古帝王用兵皆出於不得已今天下無事惟當休養斯民修禮樂興教化豈復當言用兵此輩狂妄必謂朕有好武之意故上此圖以冀進用其斥去之　十二月　解縉等奉勅修古今列女傳成　上親製文序之　工部尚書黃福奏陝西行都司所屬屯田多缺耕牛耕具合准比京例官市牛給之耕具於陝西布政司所屬鑄造悉從之　上御謹身殿閱　太祖皇帝御製文集顧解

縉等曰皇考之章皆天地之心帝王之度朕宮中徧
尋不可得有言建文自焚時并實璽皆燬矣朕深慟
之命禮部遣監生三十餘人分詣天下軍民之家有
收藏高廟御製詩文及宸翰者皆送官錄進仍重賚
之　選天下殷實之民田少者徙居順天府以實京
師籍名富戶

憲章錄卷第十五

憲章錄卷第十六

永樂二年甲申

二年春正月癸卯朔　召世子及高煦還京　復命夏原吉往蘇松治水原吉時自蘇松還言水雖由故道入海舊河港未盡疏通非經久計於是命復行仍命大理少卿袁復副之　禁民下海福建浙江瀕海居民私置海船交通外國因而爲寇郡縣以聞遂下令禁民間海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　戶部尚書郁新言河南等處衛屯都指揮劉英等上屯田歲牧之數臣等計之一人所耕不足自供半歲之食宜罪之

以警衆　上以法令初行姑宥之遂召英等諭曰屯田軍國之大務爾等不留心於此徒坐享祿食若復役疲民以贍惰卒則民愈困兵日惰蓋畜兵以衛民豈以兵而困民汝等宜深思之若今歲仍復怠惰耕穫不前論罪如法悔無及矣　二月　禮部奏請會試選士之數　上問洪武中所選幾何尚書李至剛對曰各科不同多者四百七十餘人少者三十人上曰朕即位初取士姑率其多者後不爲例　遣應天府官祭先農命郡縣耆老陪祀著爲令　命工部脩補國子監經籍板　三月　殿試禮部中式舉人賜

會棨等四百七十二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是科得
陳敬宗周忱　陞翰林院編脩王達爲侍讀學士
命工部建進士題名碑於國子監命王達撰記　改
封懿文皇太子第四子敷惠王允熈爲甌寧王奉懿
文皇太子祀　上御武英殿與侍臣論用人上曰人
君進一人退一人皆不可苟必須厭服衆心若進一
人而天下皆知其善則誰不爲善退一人而天下皆
知其惡則誰敢爲惡無善而進是出私愛無惡而退
是出私惡徇私而行將何以服天下　命通政趙居
任使日本今十年一貢　夏四月　詹東宮官屬

命僧録司左善世道衍爲太子少師復其姓姚賜名
廣孝　新進士李衡自言臣父洪武中得罪死於法
臣不當違令干進　上曰古之聖人亦有罪其父而
用其子者但爲子能改父行致顯聞於世足以爲賢
若以父死非命終身不仕亦未必合中道爾能力學
進用雖違令而志可嘉朕不爾罪而其勉之　冊立
世子爲皇太子封第二子高煦爲漢王第三子高燧
爲趙王諸王子未受封爵者嫡長子封爲世子衆子
爲郡王　吏科右給事中孫瑺寄奏前日禮部所定
八人領詔外國皆褰非誠實者時已行二日　上曰

此非專出禮部定吏部亦言其可使故從之爾在吏科與聞銓注之事彼既不誠則未行之先當言何必俟之既去乃言夫人性皆善有不善者習使之也亦在人主用之如何如叔孫通在秦則僞在漢則誠裴矩在隋則佞在唐則忠本是一人但在人主能用與不能用爾適爾所言愼勿泄也　文華寶鑑成先是命侍臣輯自古以來嘉言善行有益於太子者爲書以授太子至是書成名文華寶鑑　上顧解縉等曰朕皇考訓戒太子嘗集經傳格言爲書名儲君昭鑑錄朕此書稍充廣之昔秦始皇教太子以法律晉元

帝授太子以非聖之書帝王之道廢而不講所以速
亡朕此書皆大經大法卿等兼輔東宮從容閒暇亦
當以此爲説庶幾成其德業他日不失爲守成令主
上御奉天門召六科給事中諭曰朕日臨百官可
否庶務或有失中爾等宜直言無隱又顧解縉等曰
敢爲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難得敢爲者強於已敢言
者強於君所以王魏之風世不多見欲使進言者無
所畏聽言者無所忤天下何患不治朕與爾等勉之
吏部尚書蹇義奏請選官　上諭之曰爾等職專
銓選但當揆理不當任情揆理則以是非爲進退任

情則以從違爲取舍愼之愼之又曰用人之道各隨所長才優者使治事德厚者令牧民蓋有才者未必皆君子有德者必不爲小人不可不察　五月　禮科言國子監祭酒徐旭書奏不謹當降　上問吏部尚書蹇義曰徐旭爲人何如義曰有文學持守而於人寡合上曰持守之人固當寡合蓋其中有所主而不能脂韋依阿於外況兼有文學宜置之近侍遂命爲翰林脩撰　巡按北京御史周新言北京所屬吏民有犯徒流者蒙恩免罪就發北京人少處爲民種田公私兩便若監候詳擬往復數月饑寒憂愁多死

獄中請今後死罪及職官有犯詳擬待報其吏民所
犯徒流者悉從北京刑部或監察御史詳擬允當就
發種田如此則下無淹禁之患而上不負寬恤之恩
上曰御史言是且命北京百姓有犯應決者許收贖
己酉錦衣衛奏明日　上詣孝陵請具法駕上曰
不用但以騎士數人前導已而顧侍臣曰明日皇考
忌日正屬感慕之時何用法駕非爲辟除道路則前
導騎士亦可不用　六月　處州青田縣民劉貊進
太祖高皇帝所賜其祖誠意伯基手詔八道祭文一
道賜鈔五錠　朝鮮國王李芳遠遣使送耕牛萬頭

至遼東先是　上欲廣屯田於遼東命禮部遣人徵牛於朝鮮至是送至命戶部每一頭酬絹一疋布四疋仍賜其王文綺表裏各百疋勅遼東都司以牛分給屯田　上命禮部曰會試下第舉人既多其中必尚有可取者或本有學問而爲文之際記憶偏差以致謬誤或本不謬誤而考閱之官神情昏倦失於詳審以致黜落此皆可矜其令翰林院出題更試擇文詞優等者以聞遂得貢士張鉉等六十人以奏　上召見皆賜冠帶命於國子監進學以俟後科且勉之曰士當立志志立則工專工專則業就爾等於學已

有根本但更當進步爾後科第一甲者有不在爾曹乎其往勉之　封哈密安克帖木兒爲忠順王　命太子少師姚廣孝等往蘇湖賑濟　上諭之曰人君一衣一食皆民所措民窮無衣食君豈可不恤君父也民子也爲子當孝爲父當慈各盡其道爾卿往體朕此心不可爲國惜費蓋散財得民仁者之政也

秋七月　禮部尚書李至剛奏今歲山東郡縣野蠶成繭綿絲進獻請百官表賀　上曰野蠶成繭使徧於山東之地亦不過衣被一方而未及於天下朕之心必天下之民皆飽暖而無饑寒方可爲朕賀也今

且止之　饒州鄱陽縣民朱季友進書詞理謬妄謗毁聖賢李至剛解縉等請置於法上曰愚民若不治之將邪說有誤後學即遣行人押還鄉里會布按二司及府縣官杖之一百就其家搜檢所著文字悉焚之　八月　安南故陪臣裴伯耆來告急奏曰臣世事安南陳氏祖父皆爲執政大夫死於國事臣自少事國王受爵五品後隸武節侯陳竭眞爲裨將洪武三十二年代竭眞領兵出東海禦寇而奸臣黎季犛父子殺主簒位屠害忠良滅族者以百數臣兄弟妻子亦被收戮遣人捕臣欲加葅醢臣專變遁逃轉入

山林深居窮僻與猿狖雜處耿耿忠誠鬱抑無告近聞皇上入涖大寳統正萬方敢瀝膽披肝請茲此賊履險乘危得至境上與商人𩔗任而至今年四月到思明府接送幸覩天日臣切惟姦臣黎季犛乃故經畧使黎國𤰞之子世事陳氏叨竊寵榮及其子蒼亦忝貴仕一旦得志遂成弑奪改姓名胡一元子曰胡查僭號改元不恭朝命肆虐下民百姓含寃呼天叩地忠臣良士疾首痛心臣義激于中上干天聽願廣一視之仁哀無辜之衆興弔伐之師隆繼絶之義臣得負弩失前進導揚天威忠義之徒必當雲合響應

擒殺此賊剪除奸宄復立陳氏子孫使主此土則區
區遠夷仰戴聖德恭修職貢永作外藩臣不才竊効
申包胥所爲敢以死請伏望陛下哀矜　上憫之命
有司給衣食　解縉等呈大學正心章講義上覽之
至再諭縉曰人心誠不可有所好樂一有好樂流而
不返則欲必勝理若心能盡虛事來則應事去如明
鏡止水自然純是天理朕每朝退默坐未嘗不思管
束此心爲切要又思爲人君但於宮室居處衣食玩
好無所增加則天下自然無事　老撾軍民宣慰使
刁線歹遣使護前安南王孫陳天平來朝奏曰臣天

平前安南王恒之孫天明之子日熞弟也日熞卒遣
天朝率先歸順 太祖高皇帝封爲安南王賜之章
印在位二年而卒其弟暾立亦止二年子晛繼之賊
臣黎季犛當國擅作威福晛稍欲抑損季犛弑之而
立晛之子顒國之大權盡出季犛與其子蒼左右前
後皆其逆黨顒惟拱手而已未幾復弑顒而立顒子
𤇼煢然幼稚尚在襁褓季犛父子乃大弑陳氏宗族
并𤇼弑之而取其位更姓名胡一元子曰胡查爲大
虞皇帝臣以先被棄斥越在外方季犛父子志圖篡
奪臣幸以遠外見遺臣之僚佐激於忠義推臣爲主

以討賊復讐方議招軍而賊兵見迫倉皇出走左右散亡逆黨窮追遣兵四索臣竄伏窮荒採拾自給饑餓困阨萬死一生久之度其勢且少息稍稍間行艱難跋踄以達老撾然時老撾多事不暇顧臣瞻望朝廷遠隔萬里無所控告屢欲自絕苟且圖存延引歲月忽讀詔書知 皇上入正大統率由舊章臣心欣忭有所依歸又以抱疾積久至于今年始獲躬覲天顏伏念先臣受命 太祖高皇帝世守安南恭修職貢豈謂此賊造逆滔天悖慢聖明蔑棄禮法累行弒逆遂成簒奪陳氏宗屬橫被殲夷所存者惟臣而已

臣與此賊不共戴天伏望聖恩俯垂矜憫因叩頭流涕又言賊臣黎季犛已老詭謀逆計多出黎蒼攻劫占城欲使臣屬又侵掠思明府奪其土地究其本心實欲抗衡上國暴征橫斂酷法嚴刑百姓愁怨如蹈水火臣之祖宗世尚寬厚今國人嗷嗷傾見思憶陛下德配天地仁育四海一物失所心有未安伐罪弔民興滅繼絶此遠夷之望臣之大願也上憐而納之命有司賜居第月給其廩　九月　福建布政司奏有番船漂泊海岸詢之是暹羅國遣使與琉球通好巳籍記船物請命　上謂李至剛等曰暹羅與琉球

修好是番邦美事船漂至此正宜嘉恤豈可利其物
而籍之鄉有善人猶能援人於危况朝廷統御天下
哉其令布政司舟壞者修理乏食者給粟俟有便風
其人欲歸或往琉球導之去　周王橚來朝且獻騶
虞百僚稱賀　上謂侍臣曰祥瑞之來易令人驕是
以古之明主皆遇祥自警未嘗因祥自怠警怠者國
之安危繫焉騶虞若果爲祥在朕更當加慎是日宴
周王於華蓋殿賜其從官宴於中右門　上御右順
門召解縉黄淮胡廣胡儼楊榮楊士奇金幼孜諭之
曰朕即位以來爾七人朝夕相與共事朕嘉爾等恭

慎不懈故在宮中亦屢言之然恒情保初易保終難
朕固常存於心爾等亦宜謹終如始庶幾君臣獲保
全之美縉等叩首言陛下不以臣等淺陋過垂信任
敢不勉勵圖報　上喜特賜五品公服又曰皇后數
言欲召見爾七人命婦其令即赴柔儀殿見是日縉
等妻入見中宮訓勞備至皆賜五品冠服及鈔幣表
裏　以左諭德胡儼爲國子祭酒　冬十月　御史
有言甘肅總兵官宗晟擅竊威權事多專制　上諭
侍臣曰任人不專則不能成功況大將受邊寄豈可
盡拘文法今當明與晟言使之釋疑勅晟曰前者御

史言卿專擅此言官欲舉其職夫爲將不專則功不立朕既付卿以閫外之寄事有便宜即行而後聞自古明君任將率用此道忠臣事君亦在推誠朕知卿有素委以重任彼雖有言卿勿置意但盡心邊務以副朕懷　鄭賜等言比軍士初犯罪者皆蒙宥免小人作過豈當全無懲戒　上曰天不於惡木廢發生君不於小人忘矜恤朕特矜其初犯耳如怙終固不宥　戶部尚書郁新等言御馬監索白象食穀　上曰白象何補實用乃欲奪民食以飼之此古人所謂率獸食人者勿聽　鄭賜劾奏廣東儋州知州陳鍼

同海南衛千戶陳善等運糧遭風壞舟糧以官糧濟
軍士請逮問之　上曰運糧所以畜軍有急安得不
與賜等曰法非有命不得擅給上曰事有權宜待報
而後給無及矣汲黯所以達大體也其置勿問　十
一月　陳瑛等劾奏駙馬都尉梅殷畜養亡命出入
其家者八十餘人又私匿韃靼人又與女秀才劉氏
女造爲邪謀乞正其罪　上曰梅殷朕自處之因命
戶部考定公侯駙馬伯應得儀仗戶及從人數以聞
命錦衣衛執殷所匿韃靼人送遼東　上以各處屯
田肥瘠不同所獲亦異考較之法宜有等差嘗命各

都司摘差官軍給與牛具種子耕種閒田視其歲收之數爲例考覈謂之樣田既而山西太原左衛千戶陳淮率軍士來奏所種樣田除足各軍歲用之外每軍仍有餘糧二十三石於是上命戶部詳定賞例除官收正糧及種子外餘糧悉與自用　上御奉天門錄囚既多矜宥尚慮有枉抑者復召錦衣衛鴻臚寺等官諭曰囚皆父於獄而初至朕前父於獄則雖枉而不求辯初至朕前則畏威而不敢言有此二者刑法豈能皆當爾等更以朕言從容審之果尚有冤即來白　江浦知縣周益以罪當刑其妻梅氏訴益母

老無養願代盜死上憫其情特宥盜　鄭賜等奏奉
天征討官有以罪繫獄者請論功定議　上曰朝廷
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刑賞者治天下之
大法不以功掩過不以私廢公此輩征討之功既酬
以爵賞今有犯而不罪是縱惡也何以治天下其論
如律　通政使趙彝奏山西民言介休縣出五色石
可爲器用　上曰此僥覬小人不可聽數年軍餉災
荒百姓困苦未得寧息今又可以此重困之乎官府
求一物則百姓受一害況此石饑不可食寒不可衣
累民何爲命急斥之　工部侍郎趙毅等奏鎮江府

民言乞於本處鑿山開河以便漕運約有九十八萬人數月可成請遣官驗視　上曰爾任大臣顧不能料其事而必欲遣人驗視耶數年以來民困爲甚非有大不得已事豈可輕役且役九十八萬人卽復用如許人供給騷動數十州縣爲百姓植禍豈不殆哉毅等惶懼頓首謝遂寢不行　解縉等進所纂録韻書賜名文獻大典賜縉等百四十七人鈔有差錫宴于禮部　設天津衛　上以直沽海運商船往來之衝宜設軍衛且海口田土膏腴命調緣海諸衛軍士屯守　上以海運糧船上抵直沽置倉儲糧別以小

船轉運北京命戶部會議皆以為便復請於天津等衛多置露囤以廣儲畜從之　直隸河州吏目張良輿言州麻澧二湖之田約五萬餘頃唐宋時俱係熟田比歲間有耕者輒為水渰乞自本州至含山縣界增築圩埂三十餘里以防水潦從之　十二月　上聞中官於應天府私取工匠役之召府尹向寶等責曰爾職牧民當體國家愛民之意宮禁使令之人汝何畏而輒聽其役民汝為京尹朝夕在朕左右尚畏人如此若遠外小官當如何今姑宥爾若復蹈前非必誅私役工匠中官命錦衣衛執而治之　巡按山

西御史張鶚言山西行都司所屬地方切近沙漠軍衛實則虜不敢犯比軍人犯徒流罪者悉徙興州屯戍恐邊衛軍士圖易逃難必多故犯以求遷徙則隊伍日減邊備不足乞令臨邊衛所軍人犯徒流罪者止從法科斷仍留原衛戍守從之　甘肅總兵官宋晟奏以急乏邊儲乞不爲常例無分亭民令於甘肅衛倉中納淮浙鹽庶邊儲易充從之　上因管屯官不務勸率軍士顧侍臣曰朕在藩邸時數因臨獵過田家見所食甚粗糲知其所苦每親勞問之無不感悅今屯種軍士若管轄者能知其情時時勞問所苦

誰不感奮勸力又曰用人之道須先得其心然後可與圖功若養之於無事之時用之於感恩之後未有不得其力者　安南賀正旦使者至　上命禮部出陳天平見之使者識其故王孫也皆錯愕下拜有感泣者裴伯耆亦責使者以大義皆惶恐不能對上聞之謂侍臣曰安南胡奆初云陳氏已絕彼爲其甥權理國事請襲王封朕固疑之及下詢其陪臣父老皆對朕謂陳氏以壻得國今奆以甥襲之於理亦可乃下詔封之孰知其弑主簒位暴虐國人攻奪隣境此天地鬼神所不容也其臣民共爲蒙蔽是一國皆罪

人也如何可容　甲午賜六部尚書侍郎金織文綺衣各一襲特賜解縉黃淮胡廣楊榮楊士奇金幼孜與尚書同縉等入謝　上曰朕於卿等非偏厚代言之司機密所寓況卿六人旦夕在朕左右勤勞功不在尚書下故賜賚必求稱其事功何拘品級又曰朕皇考初封翰林長官品級與尚書同卿等但盡心職任孔子云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君臣各盡其道可也縉等稽首而退　禁錮李景隆剥王祭其建文時嘗至邸即訊受賂辜臣又劾景隆與弟增枝匿亡命葺爵没其家下獄四十五年而卒　是年贈徐增

壽爲定國公子孫世襲

憲章録卷第十七

永樂三年乙酉至九年辛卯

三年春正月戊戌朔　上以天下屯田積穀寧夏㝡多皆總兵何福勤於用心所致又以福請更定屯田賞罰爲經久之計降勅奬諭之　免順天永平保定田租二年　初上命解縉等選新進士才識英敏者俾就文淵閣進學至是縉等選脩撰曾棨編脩周述周孟簡庶吉士楊相劉子欽彭汝器王英王直余鼎章敞王訓柴廣敬王道熊直陳敬宗沈升洪順章朴余學夔羅汝敬盧翰湯流李時勉段民倪維哲袁添

祿吳紳楊勉二十八人入見進士周忱自陳年少亦
願進學　上喜曰有志之士也命增忱爲二十九人
遣御史李椅行人王樞齎勅往問安南國胡查俾
具篡奪陳氏之故以聞　國子祭酒胡儼請申明洪
武中所定學規從之　二月丁卯朔　陳瑛劾奏雒
僉居官貪婪暴虐擅作威福縱其妻於所部郡縣遍
索財物遂並處以死　直隸和州言州民嘗貸官稻
三千四百七十餘石今被水未償乞候來歲秋成從
之　陞左通政朱濬爲北京行部尚書　巡按福建
御史洪湛上言福建自漢以來始通中國民不知學

至唐常袞爲觀察使始興學校人文日起宜立廟以祀從之　蹇義解縉等言周禮地官凡建邦國必立社稷文獻通考云諸侯有國其社曰侯社親王留守之祭固無明文然禮有可以義起者今趙王留守北京當别建國社國稷山川等壇致祭宜如禮部所議從之　四川布政司言諸番以馬易茶者例禁夾帶私茶布帛青紙等物出關今番商往往以馬易茶及以他物易布帛有司遵禁例又慮杜絶遠人　上曰邊關互市所以資國用來遠人也其聽之　工部尚書宋禮言山東衛所屯田缺牛耕種請於太僕寺給

之從之　賜國子監雲南天全六番招討司等處官民生高虎等五十人夏衣　戶部言河南懷慶等府比歲蝗請以鈔代輸租稅從之　三月　忠順王安克帖木兒卒以脫脫嗣封忠順王　上諭兵部曰福餘衛指揮奏其部屬欲來貨馬計兩月始達京師可遣人往遼東諭保定侯孟善令就廣寧開原擇水草便處互市俟馬至官給其直卽遣歸　夏四月　上命禮部自今命婦雖大朝賀亦止於三品以上餘悉免之著爲令　詔以儒士馬巨江爲翰林博士巨江以老固辭遂授博士賜璽書褒諭令致仕　五月

上以代寧秦晉永興高平平陽諸王所爲過失日多思豫訓戒以全親親之義同楚齊蜀等王俱賜書諭之　修漢秣陵尉蔣子文廟　六月　湖廣都司言楚府付鐵牌一面遇夜差人出城驗此開門　上以書諭之曰國家舊制在外各城門鎖鑰皆屬都司軍衛今王府自出此牌禮非所宜即宜停革以副倚重之意　安南胡奃遣使臣阮景眞等隨御史李琦等入朝上表謝罪請陳天平歸國　秋七月　遣行人聶聰等齎勅諭安南胡奃阮景眞等與聰俱行　巡按廣東御史汪俊民言瓊州府周圍皆海中有黎毋

等山皆生熟黎人所居藏亡匿叛侵擾居民今朝廷遣使招諭臣愚以爲黎性頑狠未易信從又山水峻惡風氣亦異中國之人懼其瘴毒鮮能全活臣訪得宜倫縣熟黎峒首王賢祐嘗奉命招諭黎民信從歸化者多況其服習水土不畏瘴癘臣請仍詔賢祐至京量授以官俾招諭未服黎人戒約諸峒無納逋逃其熟黎則令隨產納稅一切差徭悉與蠲免生黎歸化者免其差稅三年峒首則量所招名數多寡授以職事如此庶幾黎民順服從之　改江西道御史汪俊民爲刑科給事中　八月　禮部尚書李至剛

有罪下獄　戶部尚書郁新卒夏原吉還掌部事
九月　上以海外諸番朝貢之使益多命於福建浙
江廣東市舶提舉司各設驛以館之福建曰來遠浙
江曰安遠廣東曰懷遠各置驛丞一員　改刑部尚
書鄭賜爲禮部尚書吏部左侍郎陳洽爲大理寺卿
陞眞定府知府呂震爲刑部尚書　冬十月　禮部
進冕服鹵簿儀仗圖併洪武禮制禮儀定式禮制集
要稽古定制等書　上曰議禮制度國家大典前代
損益固宜參考　祖宗成憲不可改更卽命須之所
司永爲儀式　盜殺駙馬都尉梅殷　十一月　庚

子遣書諭趙王高燧曰朕居北京二十餘年每有邊
報但令謹守地方未嘗遣人輕出昔中山武寧王開
國元勳亦惟嚴守邊境防愼出入故無敗失凡遇警
急但令嚴固守備勿輕出兵　殺庶吉士章朴　十
二月　丁丑安南胡査復遣阮景眞等隨行人聶聰
等來貢迎還陳天平　上許之　勅廣西總兵韓觀
左右將軍黃中呂毅率兵五千送陳天平歸國令安
南胡査遣使來迎　上謂兵部榜諭邊圯宫民示以
朝廷懷遠之意今後西番馬至必與好茶若復以謬
欺之令巡按御史采察以聞

丙戌

四年正月壬辰朔　河南布政司奏南陽皂君山崑寇竊發　上謂兵部曰此雖小醜不治將大元末汝潁初亂才數千人順帝恬不加意遂至大亂此今日所監也夫治患於初萌則爲力易及其盛而治之則費力多而所傷不少矣遂命豐城侯李彬新城侯張輔率兵捕之　戊戌陳天平陛辭命陝西叅政王麟送之勅封胡查爲順化郡公　遣使齎璽書復諭曰本國王源道義先是對馬臺岐等島海寇刼掠居民勅道義捕之獲渠魁以獻而盡殲其類　上嘉其勸誠故有是命仍賜道義白金千兩綵幣綺繡銀壹諸

物并海舟二艘又封其國之山曰壽安鎮國之山立
碑其地　上御右順門聽朝百官奏事畢皆趨出上
召六部尚書及近臣諭曰早朝四方所奏事多君臣
之間不得盡所言午後事簡卿等有所欲言可就從
容陳論朕有所欲言者亦欲及此時與卿等商確
二月　上以　太祖高皇帝御製嘉禾詩勒石裝潢
成軸賜諸王及尚書侍郎內閣學士侍讀國子監祭
酒司業　三月　上視太學　壬寅上御奉天殿試
禮部中式舉人三百一十九人賜進士及第出身有
差命國子監立石題名是科王驥以軍功著封伯贈

候　上慮禮部下第舉人中或有遺才復親試之得
文學俛等二十一人各賜冠帶　黄中等以兵五千
護送陳天平至丘温胡奃遣陪臣黄晦卿等以廩餼
迎候及牛酒犒師晦卿及諸從者見天平皆拜舞踴
躍中問胡奃不至何也晦卿曰屬有微疾中遣晦卿
還促奃且遣騎覘之往來皆無所見而迎者壺漿相
續於道中以爲實遂徑進度隘留雞陵二關將至芹
站山路險峻林木蒙密軍行不得成列且遇雨潦忽
伏發大呼鼓譟動山谷遂殺天平中等亟整兵擊之
寇已斬絶橋道不得前中等引兵還時大理卿薛嵓

謫在廣西中舉以輔行天平被刼岀在其中亦自經
死岀陜州閿鄉人慷慨負志操有政治才嘗歷官鎮
江知府民皆思之　夏四月　黃中等奏胡奎刼殺
陳天平事　上大怒謂成國公朱能等曰蕞爾小醜
罪惡滔天猶敢潛伏奸謀肆毒如此朕推誠容納乃
爲所欺此而不誅兵則何用能等皆曰逆賊罪大天
地不容上遂決意興師　命禮部遣使購求遺書
勑鎮守雲南西平侯沐晟曰比遣都督黃中等送安
南王孫陳天平還國中等輕視黎賊率意而進以至
辱國今興師南伐勑四川等都司選卒七萬并勑蜀

王於成都三護衛選卒五千聽爾調遣大軍合用糧儲須預爲會計規畫輸運不可後期賜白金五百兩
五月　遣忽都帖木兒荅剌罕𧶼勅諭鬼力赤部下阿魯台曰長者丑閭回言爾聰明識天命有歸誠之心近忽都帖木兒至又言爾毋子同心自古名世之臣懷先見之明者能審時宜識去就如王陵陳平去楚歸漢尉遲敬德李靖舍隋歸唐曹彬潘美安身事宋此數人者皆知天命去留之幾是以功成名遂福及子孫況爾明達不下古人既知天命所在則當決之趨吉避凶就安去危在此一舉他日進退兩難

雖悔莫追爾宜審之仍賜阿魯台織金文綺二端
命大理卿陳洽赴廣西計議軍事以黃中呂毅前送
陳天平失律徵赴京　齊王榑至京師先是榑結無
賴養游客私僭帝號及呪詛魘鎮等事屢有告者察
之皆驗　上賜書諭令改行於是榑請入朝面謝既
至廷臣交章劾奏榑罪不當宥榑厲聲曰姦臣又欲
喋喋效建文時事耶會當盡斬此輩上聞之不懌曰
此其心可知已命罷其隨侍護衛及長史等官處之
京師　六月己未朔日食　秋七月　上以是月十
六日命將出師討安南黎賊遣使祭告嶽鎮海瀆之

神　命朱能沐晟張輔李彬陳旭率師征討安南黎
賊命劉儁黄福陳洽等督理軍務　上燕閒與侍臣
論及人之壽夭上曰壽夭在天人貴勉其在已者人
壽百歲世多有之然皆身没無聞顔子三十二令名
無窮人苟有德可傳何必百歲之壽　閏七月　文
武羣臣淇國公丘福等請建北京宫殿備廵幸　召
北京儒士武周文至命爲翰林侍講學士以其老賜
勅致仕上語胡廣等曰朕守藩時王府官亦有三二
人知易者然皆不若周文切實但所言亦有拘滯處
盖易道在變通不失其正古人隨時從道之説最得

要領唯在虛心以玩之耳又曰爲學不可不知易只內君子外小人一語人君用之功效不小　八月上以甘肅寧夏山西皆近邊可畜馬勅守將宋晟何福吳高等相擇牧地計議以聞　九月　設陜西甘肅二苑馬寺　冬十月　丙午總兵官征夷將軍朱能卒於安南之龍川訃聞上命副將軍張輔代之十一月　己巳甘露降　孝陵松栢醴泉出神樂觀命中使取獻宗廟分賜廷臣　戶部人材高文雅言時政首舉建文事次及救荒䘏民言辭率直無所忌諱　上命禮部會官議行之陳瑛等劾奏其言狂妄

請實之法上曰草野之人不知忌諱其中言有可採勿以直而廢之　十二月　辛亥甌寧王允熈暴卒懿文太子季子也建文中封徐王上即位封敷惠王永樂二年改封甌寧王以奉懿文之祀未遣之國忽夜邸第不戒于火竟成疾而薨時年十六謚哀簡云

五年春正月丙辰朔　張輔王友沐晟柳琮等合兵討安南賊於籌江柵破之　張輔沐晟等敗黎賊於木丸江　直隷浙江諸郡軍民子弟私披剃為僧赴京冐請度牒者千八百餘人禮部以聞　上怒命悉付兵部編軍籍發戍遼東甘肅　二月　黜翰林學

士解縉爲廣西右叅議改左中允尹昌隆爲禮部主事　三月　守衛官有於皇城下誦經不輟者　上召諭之曰爾身備宿衛不用心防奸乃一志誦經可乎若存心忠孝不越分違法自然有福如無是數者而望有福無禍得乎今後仍於宿衛之所誦經者必罪不宥　禮部選國子生蔣禮等三十八人隸翰林院習譯書遇開科仍令就試置館於長安右門之外處之　張輔沐晟等敗黎賊於富良江　夏四月皇長孫出閣就學　上召姚廣孝曾琯鄭禮等諭之曰人於學問常以先入之言爲主朕長孫天資明睿

爾等宜盡心開導凡經史所載孝弟仁義與夫帝王大訓可以經綸天下者日與講說不必如儒生繹章句工文詞爲能也廣孝等稽首受命　上謂侍臣曰朕與卿等論政事每不覺坐久或謂朕曰語多傷氣非調養之道當務簡默爲貴朕語之曰人君固貴簡默但天下之大民之休戚事之利害必廣詢博訪然後得之非好多言也侍臣對曰舜無爲而治然亦好問好察邇言豈舜不貴簡默哉上曰不如是不足以盡羣情　五月　征安南官軍獲賊首黎季犛及其子澄　張輔等平安南捷奏至羣臣入賀復以開設

三司及郡縣爲請　上命降詔行之　六月　以安南平詔天下　置交趾都布按三司都督呂毅掌都司事尚書黃福兼掌布按事　定交趾所隸府州縣　改大理卿陳洽爲吏部左侍郎遣郎中張宗周等以吏部勘合二千道付給凡當授官必與張輔沐晟劉儁計議量才授職給與勘合　王達卒達字達善無錫人自縣學訓導以薦陞國子助教　上即位用姚廣孝言陞翰林院編修再陞侍讀學士達謙和恭慎爲文章以詩名上問建文君過失事達對曰可與爲善但輔導者非人故誤之耳達卒年六十五命有

司歸其喪　勅張輔沐晟劉儁訪求交阯人才禮送
赴京擢用　秋七月　癸丑甘肅總兵官西寧侯宋
晟卒　戊寅墨麟卒麟陝西高陵人洪武中以國子
生擢御史尚嚴刻陞北平按察副使以城守功陞兵
部侍郎麟爲御史時有糧長罪不應刑麟鍛煉成獄
奏刑之麟恒自歉于心及病見被刑者已而麟足趾
腐盡乃死論者以爲冥報云　八月　勅宋禮金純
古朴師逵劉觀等以營建北京取材於外宜節量人
力俾無怨咨各盡乃心毋忽　九月　張輔沐晟等
遣都督柳升等齎露布檻送黎季犛黎蒼等獻俘至

京　上御奉天門受之文武羣臣偕兵部侍郎方賓讀露布至弑主篡國僭號紀元等語上使問季犛父子曰此爲人臣之道乎季犛父子不能對詔以季犛及子蒼及其僞將相胡杜等悉付獄赦其子孫澄芮等命有司給衣食　冬十月辛巳朔日食　以交趾所舉明經士人甘潤祖等一十一人爲諒江等府同知賜敕慰勉　十一月　以仁孝皇后內訓賜羣臣俾教子家　太子少師姚廣孝等進重修文獻大成書凡二萬二千二百一十一卷一萬一千九十五本更賜名永樂大典　上親製序以冠之　賜廣孝等二

千一百六十九人鈔有差　十二月　廣東布政徐
奇入覲載嶺南藤簟將以饋廷臣邏者獲其單目以
進　上視之無楊士奇名乃獨召之問故士奇曰奇
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時衆皆作詩文贈之故有此
餽臣時有病無所作不然亦不免今衆名雖具受否
未可知且物甚微當亦無他上意解即以單目付中
官令燬之一無所問　以太祖高皇帝戒飭功臣鐵
榜及勑旨頒賜武臣　命戶科給事中胡濙訪求異
人　是年徐輝祖卒年四十　上曰輝祖與齊太輩
罪同宜論死念中山王平定天下有大功曲赦輝祖

令輝祖病死中山王不可無後輝祖長子釋迦保見
賜名欽令襲魏國公遂乞守墓上怒謫居中都
戊子 六年春正月庚戌朔 二月 命平江伯陳瑄總率
官軍都督僉事宣信爲副海道運糧赴京 三月
掌交趾布政司事尚書黃福言交趾初平其地徵斂
不一請酌量輕重爲定制 上曰北除交趾郡縣官
朕數諭之爲政務寬簡以綏新附之民無重徵斂福
所言良合朕意遂命戶部會官定議務從輕省 巡
按福建御史趙昇及布政司按察司奏以栢生花爲
瑞上賜勅切責之 蘇州揚州二府言檜花爲瑞

上曰近蘇松諸郡水澇爲災有司往往蔽不以聞昨有奏栢花爲瑞者已責其欺罔今又言檜花小人之務謏謟也可惡遂降璽書切責之　夏四月巳卯朔日食　上謂兵部曰朕即位以來東北諸胡來朝者多願留居京師以南方炎熱特命於開原置快活自在二城居之俾部落自相統屬各安生聚近聞多有思鄉土及欲省親戚去者爾即以朕意榜示之有欲去者令明言鎮守官勿阻之　五月　六月　交趾總兵官張輔沐晟等旋師至京輔等上交趾地圖其地東西相距一千七百六十里南北相距二千八百

里　上嘉勞之賜輔晟等及諸將宴於中軍都督府旗軍人賜鈔五錠　己丑吏部尚書蹇義等同六部尚書奏新城侯張輔等平定交阯建設軍民衙門總四百七十有二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各一衛十千戶所二府十五州四十一縣二百八市舶提舉司一巡檢司百稅課司局等衙門九十二置城池十二所安撫人民三百一十二萬有奇命義等曰爾同禮部郎定議將士功次陞賞視平雲南例增之　辛丑鄭賜卒賜洪武乙丑進士授監察御史遷北平布政司參議建文中召爲工部尚書　上即位李景隆言賜爲

建文所用罪亞齊黄逮至上問賜吾嘗何如待汝乃遂相背耶對曰亦盡臣職耳上笑而釋之改刑部尚書尋改禮部同官有不相能者數短之上前雖上素亮之而賜懷兢畏既疾猶强出朝參至是卒　上遣官祭塟雖未嘗側媚以求容而蟄以存身其情亦可矜云　秋七月　制諭羣臣頒賞平安南功張輔爲英國公沐晟爲黔國公柳升爲安遠伯其朱榮高士文等各爵級銀幣有差　壬申翰林院學士王景卒景在洪武中歷教諭知州陞山西參政坐事謫雲南建文中吏部尚書張紞前任雲南雅知之奏陞翰林

侍講　上卽位陞學士時建文君未塟上詢塟禮景
對宜塟以天子之禮雖隱忍以終其身猶爲不忘故
主者云　戊辰　上御奉天門顧廷臣曰近日郡縣
數奏水旱朕甚不寧右通政馬麟對曰水旱出於天
數堯湯之世所不免今間一二處有之不至大害上
曰爾此言不學故也洪範恒雨恒暘皆本於人事不
修顧尚書方賓等曰朕與卿等皆當修省更須擇賢
守令守令賢則下民安民安於下則天應於上麟言
豈識天人感應之理麟慚而退　八月　壬午戶部
言舊定屯田賞罰例已刊著紅牌蒙聖諭以田土新

開墾所收不能及數期三年後依紅牌例考較今已
及期當舉行之　上曰屯田固重務若徵收過重人
不能堪仍從輕例　丙戌詔明年二月巡北京　九
月　冬十月乙亥朔日食　十一月　勅文武大臣
輔導皇長孫　十二月　交趾總兵官沐晟與交趾
賊首簡定戰於生厥江敗績都督呂毅尚書劉儁交
趾參政劉昱皆死之　張輔總兵帥師討簡定

己丑

七年春正月甲辰朔　車駕欲巡北京命學士胡廣
諭德楊榮金幼孜修撰王英等扈從時榮丧母陛辭
特留之　二月　上巡北京啓行命皇太子監國

上出一書示胡廣等曰朕因政暇采聖賢之言若執
中建極之類切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今已成
書卿等試觀之廣等覽畢奏曰帝王道德之要備載
此書遂名曰聖學心法命司禮監刋印　上諭黃淮
楊士奇曰東宮侍側朕問講官今日說何書對曰論
語君子小人和同章因問何以君子難進易退小人
則易進難退對曰小人逞才而無耻君子守道而無
欲又問何以小人之勢常勝對曰此係上人之好惡
如明主在上必君子勝矣又問明主在上都不用小
人乎曰小人果有才亦不可盡棄須常警飭之不使

有過可此朕甚喜其學問有進爾等其盡心輔之
三月　乙卯平安卒安滁州人父定從　高皇帝起
濠梁克元都戰没安襲職以功擢右軍都督僉事上
舉兵靖難安率衆拒戰被擒特宥爲北京都督僉事
至是暴卒　車駕至北京御奉天殿受朝賀　四月
遣給事中郭驥齎書往虜中諭本雅失里本雅失
里欲殺驥驥不屈死之　閏四月　勅褒義金忠黄
淮楊士奇輔皇太子監國　五月　己卯營山陵於
昌平縣遂封其山爲天壽山　賜皇太子聖學心法
置邊城調軍勘合　上以邊戎調遣止憑勅書慮

或有詐乃以勇敢鋒銳神奇精壯強毅克勝英雄威猛十六字編爲勘合　封尾刺兀哈木爲順寧王太平賢義王把禿孛羅安樂王　六月　刑科右給事中耿通等劾奏都御史陳瑛及御史袁綱覃珩朋比蒙蔽誣搆兵部主事李貞陷之死地綱珩已下獄瑛爲長官不宜獨宥請并治之　皇太子召綱珩面詰之皆承伏具其罪狀詣行在奏請處分　秋七月命淇國公丘福爲征虜大將軍武城侯王聰同安侯火真爲左右副將軍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遠爲左右叅將率師征本雅失理　甘肅總兵何福奏韃靼

脫脫卜花等各率所部來歸今止於亦集乃　上遣
楊榮齎勑諭福曰脫脫卜花等既來而止於亦集乃
遲回日久或致生變爾可與楊榮計度從長行事須
斟酌權宜處之務在得當　八月　丘福等率將校
千餘人至臚朐河獲虜一人福飲勞而詢之言本雅
失里知大兵至惶懼欲北遁去此可三十餘里福喜
曰當疾馳禽之是時官軍未集諸將皆曰恐虜遣此
人誘我且駐兵候諸軍俱至而後擊之毋墮虜計福
不從令所獲者為嚮道率衆直薄虜營毎戰虜輙佯
敗引去福銳意乘之李遠曰將軍輕信諜者孤軍深

入進必不利莫若結營自固以待我軍畢至王聰亦力言不可福皆不從謀遣火眞使虜營假言求和自率騎繼之火眞猶豫未决福厲聲曰不從命者斬乃先馳馬麾七卒行控馬者皆泣下諸將不得已與之俱行虜衆奄至李遠王聰率五百騎突虜陣聰戰死遠馬蹶被執罵不絕口而死福與火眞王忠爲虜所執俱死之　張輔數賊黨侻世每於醎子關　九月遣書諭　皇太子曰比遣丘福等率兵北征皆沒於虜辱國如此若不再舉殄滅之邊禍未已今選將練兵來春朕决意親征凡國家之事爾當愼重不可忽

也　冬十月　上召諸將諭以親征之策　上謂行在禮部尚書趙羾曰北京冬氣嚴凝羣臣早朝奏事久立不堪今後朝見畢欲於右順門内便殿奏事爾與羣臣斟酌可否於是羾同夏原吉胡廣等議奏每日常朝上御奉天門百官行叩頭禮侍班俟鴻臚寺官引謝恩見辭者行禮畢駕御右順門内便殿百官有事奏者以次入奏無事者退治職務朔望朝如常儀制曰可命自十一月朔始行之　十一月　戊寅張輔沐晟等獲賊首簡定　十二月　左中允周翰等劾吏部右侍郎師逵往湖廣採木務行刻薄皇太

于曰遠誠可罪然皇上所遣須其還日請罪之
八年春正月戊辰朔　張輔敗賊餘黨阮師檜於東
潮州斬賊首四千五百餘級生擒二千餘人皆斬之
張輔檻送簡定等至京師伏誅　二月　上親征
虜酋本雅失里命胡廣楊榮金幼孜扈從命皇長孫
留守北京夏原吉等進所議留守北京事宜從之
以親征胡虜詔告天下　丁未車駕發北京　三月
丁卯朔　甲戌　駐蹕鳴鑾戍兀剌順寧王馬哈木
遣完者不花荅哈帖木兒等貢馬謝恩賜綵幣襲衣
乙亥　上大閱誓師　丙子車駕次凌霄峰登絕

頂望漠北顧胡虜等曰元盛時此皆民居今萬里蕭
條尚敢倔强果何所恃哉因問虜等曰諸將此來不
聞進一言何也對曰成筭在上星火之輝何能上裨
日月上曰是何言也聖人有資於蒭蕘之言何况君
臣之間古稱好問則裕自用則小朕有所為必盡衆
人之情曷嘗專任一已以掩羣策　丙申　駐蹕清
水源去營三里許平泉躍出洋溢四達士馬飲之不
渴賜名神應泉　夏四月丁酉朔　癸卯車駕次玄
石坡製銘勒于立馬峰之石銘曰維日月明維天地
壽玄石勒銘與之悠久　壬子車駕次禽胡山製銘

刻石曰翰海爲鐔天山爲鍔一掃胡塵永清沙漠賜其泉名靈濟　甲寅車駕次廣武鎮賜其泉名清流製銘刻石曰於鑠六師用殲醜虜山高水清永彰我武　五月　乙卯車駕至斡難河追及虜虜拒戰上登山布陣麾先鋒逆擊一呼而敗之本雅失里窮迫以七騎度河遁去遂班師　六月　班師至靜虜鎮阿魯台詐降逆戰敗走上追擊大敗之　秋七月車駕次開平宴勞將士　遣楊榮賫書諭皇太子以七月十七日抵北京　壬午車駕至北京　八月寧遠侯何福懼罪自殺　長沙妖人李法作亂皇太

子命豐城侯李彬討平之　九月　冬十月　丁酉
車駕發北京　癸卯務本之訓成時上以皇孫生長
深宮欲其知稼穡之艱難因巡幸北京命之侍行使
歷覩民情風俗及田野農桑勞苦之事且舉太祖創
業之難及往古興亡得失可爲鑒戒者以致飭勵之
意書成名務本之訓云　上聞周王橚於國中作殿
奉祀　太祖高皇帝賜之書曰禮支子不祭皇祖王
國廟祀則肇於始封之王若太祖之祀朝廷自有宗
廟王今祀於國中僭矣孔子曰祭之以禮若不得爲
而爲之不可爲孝王其審禮而行毋貽物議　十一

月癸亥朔冬至　車駕還京　十二月　上諭蹇義曰御史國之司直必有學識達治體廉正不阿乃可任之前以刀筆吏爲之知利不知義知刻薄不知大體前之由吏爲御史者爾吏部悉罷之繼今風憲更不得用吏著爲令　交趾賊首陳季擴遣胡彦臣等上表請降　上以其能遷善許之以爲交趾布政使九年春正月壬戌朔　命張輔爲副將軍會沐晟討交趾勅四川廣西江西湖廣雲南貴州六都司安慶十四衛發兵二萬四千隨征　二月　勑戒秦王尚炳曰昔周天子遣使賜齊桓公胙且命勿下拜桓公

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
遂下拜登受春秋書以示褒遣使賜晉侯命晉侯受
玉惰使者歸曰晉侯其無後乎成肅公受脤於社不
敬劉康公曰成子惰棄其命矣後皆不得其終春秋
書以示戒比屢遣人齎符至王國王不出迎但命内
豎取入及出見使者又侮慢不一此皆王不學之過
致王於此者皆長史紀善典儀之失職也其械送京
師王自今勉力學問庶幾寡過　癸巳江西吉水知
縣錢本中卒本中常州武進人讀書曉律洪武中以
人才舉授河間故城知縣改元城歷著賢聲再改吉

水豪民宿吏素爲民害者本中至捕其尤者一二流
徙遠方邑中肅然新壇壝學舍躬教諸生旌别勸率
政務清簡不任刑罰嘗有盜聚山谷間時出刼掠郡
守欲兵之本中單騎詣賊壘諭以禍福衆皆信服即
相率縛首賊至官會赦量免本中清操苦節門無私
謁妻子布衣蔬食僅足朝夕詿誤罷官翰林學士胡
廣力薦其守巳愛民遂復知吉水縣民聞本中復來
空閭井老幼奔走迎拜未幾以疾卒民哀慕之留瘞
吉水爭趨負土營墳　督罕提吉兒女直野人頭目
馬吉你等來朝授督罕河衛令馬吉你爲指揮餘爲

千戶鎮撫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　上諭胡廣等曰朕非欲併其土地蓋以此輩自昔擾邊至宋歲賂金幣卒爲大患今既來朝從所欲授一官量給賜賚捐小費以弭重患亦不得不然　詔赦交阯軍民罪犯諸所課稅停徵三年　開會通河自濟寧至臨清舊通舟楫洪武中衝決淤塞故於陸路置八遞運所每所用民丁三千車二百餘輛民困其役永樂初屢有言開河便者上重民力未許至是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會通河道四百五十餘里其淤塞者三之一濬而通之不但山東之民免轉輸之勞實國

家無窮之利乃命工部尚書宋禮都督周長侍郎金純發山東及徐州等處民丁開濬給以糧餉蠲其他役及今年田租仍命兩御史監督　三月　上御奉天殿試禮部永樂七年會試中式舉人陳璲等八十四人賜進士有差是科得錢習禮　陳瑛有罪下獄死籍其家初瑛行寵恣意羅織逢迎凡建文諸臣得罪深重瑛寔贊之既而給事中耿通劾其誣陷李貞中允劉子春劾其方命廢事皇太子皆宥之至是上聞遂下獄死　民有盜勸善書者刑部黜發戍邊奏聞　上曰黜即爲棄人欲改過無由矣況盜勸善書

豈可比盜財者與縣之宜免戍邊去所縣學令自今凡情可矜疑者必先具奏　濬河南黃河故道河水累歲爲患修築隄防民用困弊至是河決日甚事聞遣工部侍郎張信往視信訪得祥符縣魚王口至中灤下二十餘里有舊黃河岸與今河面平濬而通之俾循故道則水勢可殺遂繪圖以進詔發河南民丁十萬命興安伯徐亨工部侍郎蔣廷瓚相度開濬仍命宋禮兼董之　鎮守大同江陰侯吳高言山西行都司屬衛軍士今屯田者多操練者少請留其半操練以備不虞上諭兵部曰守備固不可單弱若兵食

不足亦難與守宜視其地之險夷以定守備之多寡陽和留什之四朔州留什之三蔚州留什之二餘悉令屯種且耕且守以爲定制　夏四月　琉球國中山王思紹遣使坤宜堪彌等貢馬及方物并以長史程復來見表言其國長史王茂輔翼有年請陞茂爲國相兼長史事又言復本中國饒州人輔臣祖察度四十餘年不懈于職今年八十有一請命致仕還其鄉從之陞復爲琉球國相兼左長史致仕還饒州茂爲琉球國相兼右長史仍賜坤宜堪彌等鈔幣遣還

五月　倭寇盤石　六月　内官鄭和等使西洋

諸番國蘘執錫蘭山國王亞烈苦奈兒歸而獻俘上姑釋之擇其屬之賢者嗣立　楊榮奔喪還起復至京　會通河成河以汶泗爲源汶水出寧陽縣泗水出兗州至濟寧而合置天井閘以分其流南流達于淮而新開河則其西北流由新開河過東昌入臨清計三百八十五里自濟寧至臨清置十五閘以時啓閉舟行便之　逮交阯右參議解縉下獄縉先爲翰林學士出爲廣西參議會有言縉嘗洩建儲時密議漢王高煦銜之誣縉無人臣禮遂改交阯時檢討王偁亦謫交阯二人遂共趨廣東游玩山水忘返縉又

上言請用數萬人鑿䕫江以便往來　上曰爲臣受事則引而避去乃欲勞民如此併逮俱皆下獄　秋七月　張輔沐晟敗賊黨阮帥於月常江　八月工部尚書宋禮等百六人開會通河畢還京師命禮部定賞格宋禮言會通河以汶泗爲源夏秋霖潦泛溢則馬常泊之流亦入焉汶泗合流至濟寧分爲二河一入徐州一入臨清河流深淺舟楫通塞繫乎泊水之消長泊水夏秋有餘冬夏不足非經理河源及引別水以益之必有淺澁之患今汶河上流自寧陽縣開巳築壩堰使其水盡入新河東平州之東境有

沙河一道本汶河支流至十里口通馬常泊比年流
沙淤塞河口宜趂時開濬况沙河至十里口故道具
存不必施工河口當濬者僅三里河中宜築堰計百
八十丈從之　九月　通政司言黄巖縣民告豪民
持建文時士人包彛古所進楚王書稿與衆聚觀書
中有干犯語請法司治之　上曰此必與豪民有怨
而欲報之朕初即位命百司凡建文中上書有干犯
語言皆朕未即位以前事悉毁之有告者勿行今復
行之是號令不信矣况天下之主豈當念舊惡如唐
之王魏太宗棄宿憾而信任之卒相與成治功帝王

之度如海納百川無所不容故能成其大豈可一一
追咎往事所告勿聽　冬十月　命重修　太祖高
皇帝實録上巡幸至北京之初命胡廣等重修至是
命姚廣孝夏原吉為監修官胡儼黄准楊榮為總裁
官楊士奇金幼孜等為纂修官皆賜勅勉勵　兵科
都給事中倪峻言有内官奏千户不待朝命輒發兵
捕盜者請治其專擅之罪　上曰國家養兵正以除
姦衛民境内盜發千户能率衆捕之使民免於暴横
正是能盡其職若必待奏報而後發兵小則亡逸大
則勢張民受害多矣閹竪不達事體爾亦從其言乎

千戶無罪峻惶恐而退　哈密忠順王脫脫卒封兔力帖木兒爲忠義王尋卒封孛羅帖木兒爲忠順王

十一月　張輔率舟師追捕陳季擴等梟賊首千五百餘人以狗餘賊散走林莽泥澤中追殺殆盡自是慈廉福安諸州縣皆平　上御奉天殿命皇太子嫡長子爲皇太孫冠于華蓋殿　十二月　遣指揮木荅哈阿升哥賚勅諭福餘朶顏泰寧三衛頭目昔兀良哈之衆數爲韃靼抄掠不安乃相率歸附誓守臣節我　太祖高皇帝矜厥困窮設福餘朶顏泰寧三衛而授爾等官職俾各領其衆臣屬旣久後竟叛

去及朕即位復遣人來朝朕畧其舊過加意撫綏數
年以來生聚蕃息朝廷於爾可爲厚矣比者爾等爲
本雅失里所脅掠我邊卒又遣苦列兒等紿云市馬
實行窺伺狡詐如此罪奚可容今特遣指揮木荅哈
等諭意如能悔過即還所掠戍卒仍納馬三千匹姑
贖前罪不然發兵誅叛悔將難追　閏十二月　吏
部尚書蹇義同六部等官上言在外布按二司府州
縣官職在承流宣化以撫字爲職必須得人得人之
道在銓選精嚴薦舉有法宜令在內文職七品以上
在外五品以上及縣正官各舉所知賢能廉幹堪任

牧民及居風憲者一人吏部考驗如果賢能量材擢
用其所保非才或授職之後聞其貪汚舉主連坐上
是其言命所司速行之　虜酋阿魯台遣使納款且
請併女直吐蕃諸部屬其約束　上以問侍臣多請
許之黃淮獨曰此虜狼子野心使各爲心則易制若
併爲一則難圖矣此舉實其姦謀也上顧左右曰黃
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諸人如處平地所見惟目前
耳乃不許阿魯台之請

憲章錄卷第十七